

欧/洲/社/会/文/化/史/译/丛

主编 高毅 陈丰

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

——古希腊罗马的娼妓与社会

LA PROSTITUTION EN
GRÈCE ET À ROME

[法] 维奥莱纳·瓦诺依克 / 著
Violaine Vanoyeke
邵济源 / 译

*La Prostitution
En Grèce
Et à Rome*

欧/洲/社/会/文/化/史/译/丛

主编 高毅 陈丰

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

LA PROSTITUTION EN GRÈCE ET À RO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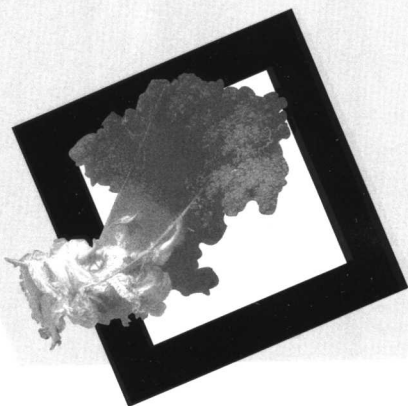
——古希腊罗马的娼妓与社会

[法] 维奥莱纳·瓦诺依克 / 著

Violaine Vanoyeke

邵济源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古希腊罗马的娼妓与社会 / (法) 瓦诺依克著；
邵济源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欧洲社会文化史译丛/高毅，陈丰主编)
ISBN 978-7-300-07773-4

- I. 世…
II. ①瓦…②邵…
III. ①娼妓-社会影响-研究-古希腊
②娼妓-社会影响-研究-古罗马
IV. D75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6894 号

欧洲社会文化史译丛

主编 高毅 陈丰

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

——古希腊罗马的娼妓与社会

[法] 维奥莱纳·瓦诺依克 著

邵济源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62515351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55mm×230mm 16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1 月 1 版

印 张 9.25 插页 2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18 000 定 价 19.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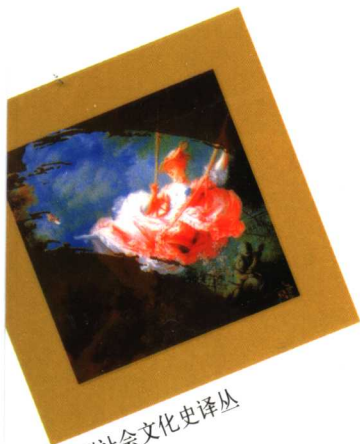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关于本书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卖淫是极自然的事情。一夫一妻制的法律有空子可钻，实行着事实上的多配偶制。这是大众共有的劣根性，但它是现实，它由卖淫而生，又回过头来助长卖淫。现实中，这种结合常常养出一些不合法子女，假如他们幸而活了下来，为了生存也只有卖淫一条路。一旦他们长大成人，由于不能继承父亲的财产，也只能去扩充卖淫市场。贫穷的境况，奢侈的积习，合法遗弃自己子女的可能性，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助长这一行业的发展，无论是在古希腊，还是在古罗马，都是如此。

——摘自本书《导言》



欧洲社会文化史译丛

《荷马的世界》

《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古希腊罗马的娼妓与社会》

《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历史心理分析研究》

《中世纪之夜》

《中世纪的旅行》

《话说欧洲民族性》

《不该被遗忘的人们——“二战”时期欧洲的同性恋者》

《法兰西美食——激情的法国美食地图》

《方便处——盥洗室的历史》

《19—20世纪堕胎史》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欧洲文化生活》

策划编辑

潘宇 司马兰

责任编辑

王喜玲 翟江虹

版式设计

王坤杰

书籍设计

敬人书籍设计

总 序

人类历史的发展，世界文明的演进，动力何在？我们认为主要在于形形色色的人类群体及其文化的相互碰撞或交往。而自从有了整体的、真正的世界历史之后，人类社会林林总总的交往类型中最具关键意义的，大概就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往了。

所以作为东方人的我们，需要了解西方文化。对于我们来说，西方人或西方文化是“另类”，是“他者”，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可是何为“西方”？我们知道，这个概念不是一下子就能说得清楚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说到西方，人们往往首先会想到欧洲。当然，也有可能同时想到北美，想到澳洲。但那些地方曾经都是欧洲人的殖民地，是欧洲移民建立起来的社会，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欧洲社会的一种延伸，其文化老根还是在欧洲的。更何况后来还有大量的非欧洲人流入，再加上还有不少本土的原住民存在，以至于那些地方“世界民族杂居”的特点一直就比较突出，而且还在变得越来越突出。至于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族群能否在这些地方真正组合成关系和睦的“世界民族大家庭”，并在此基础上为我们这个地球村打造出一个共同“世界文化”的样板，这事现在还说不准，但这些地方的“西方”特性已远不如欧洲那样纯粹或典型，却是很显见的。所以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应该说只有欧洲这一块地方——而这个“欧洲”，常常还只能特指西欧：因为东欧，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在很多方面都和西欧有着本质的差别，很难扯到一起去。



事实上，“西方”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指的也就是欧洲，而且主要是西欧（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西方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就因为这里在18世纪和19世纪里突然发达起来了，发展出了一种本质上迥异于以往各个时代的“现代”型生活方式，并从此开始引领世界历史新潮流，滥觞了一场至今仍方兴未艾的世界现代化运动——当然这首先是一个“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过程，其间发生过（而且至今还在经常发生）许多令广大“东方”民族难堪不平的事情。所以东方各民族要自立，要奋发图强，要彻底摆脱对于“西方”的从属状态，就必须深入了解西方，了解西方崛起的历史及其根本缘由。

简言之，欧洲既是西方文明的老根之所在，也是现代文明的老根之所在——这就是我们把目光锁定到欧洲（尤其是西欧）的主要理由之一。此外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欧洲这片土地现在有一种特别的重要性。在20世纪上半叶，欧洲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欧洲本身也因此惨遭蹂躏，几近万劫不复。但经过战后数十年的改革调整，欧洲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一体化程度极高、囊括了25个主权国家的超国家组织——欧洲联盟，从而有可能彻底告别其数千年战乱不断的历史。欧洲的这一变化，无疑能为人类解决有史以来一直在困扰着自己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提供很多有益的启迪。不仅如此，作为世界之一极而又坚持多元民主原则的欧盟的出现，还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中注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健康因素，让世界在抵制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保障和平发展乃至促进国际政治民主化等方面，增添了不少希望。现代欧洲何以能有如此作为？广大非欧洲的民族和国家应该怎样协调与欧洲的关系以推动一种健康的国际新秩序的建设？这类问题也是时下人们不能不经常考虑到的，而我们编译这套书的目的之一，也就是希望能为这种思考做一点资料上的贡献。

接下来就该说说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关注欧洲的“社会文化史”了。毋庸赘言，要了解西方或欧洲的文明，就不能不了解欧



洲的历史，而了解欧洲历史的第一步工作，通常都是读欧洲人自己写的欧洲历史书——只有读到一定数量、悟出一定道理了，才能逐渐形成我们自己的独特观点和视角，然后才谈得上做我们自己的研究。可是，欧洲人写的欧洲史著作很多，为何要独重“社会文化史”这一个领域？这里主要有两个理由。

首先，“社会文化史”是当今欧洲史学最前沿的领域，也是最近二三十年来欧洲史学界最新潮的学问。我们知道欧洲人的欧洲史研究，至少从18世纪（尤其是19世纪）以来就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风气常新，能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和流行的研究方法总是变动不居。这一情况当然并不难理解：史学潮流的变化速率归根结底是社会发展速率的反映。但更重要的是要知道，顺应时代的史学创新实际上折射着史学界对社会进步的敏感，代表着史学界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而重新认识历史的努力，或者说是史学界在新形势下对历史内涵的一种带有现实关怀的刻意发掘，它既体现了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也是史学研究的一种发展或深化。显然，目前正盛行于欧洲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就具有这样的品质，因而是我们在今天译介欧洲人的欧洲史学作品时不能不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

其次，“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内容，对于我们了解欧洲文明的本原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价值。所谓“社会文化史”，其实也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依我所见它属于广义的文化史范畴，只是在论述中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之类与人类社会生活相关的因素有所侧重。既然是一种文化史，那它就可能比我们以往比较熟悉的欧洲的政治史或经济—社会史更能深刻地反映欧洲各民族的特性，因为按法国年鉴学派（该学派在20世纪的一大半时间里一直在引导着西方史学的主流）的著名理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传统的惰性领域，它具有抗拒变化的特征，演变速率极为缓慢，但也正因如此，它能对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起到极为深沉有力的制约作用。严格说来，这种“社会文化史”也并不是今



天的欧洲人发明的，实际上它非常古老，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欧洲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那里，在他的那部《历史》中就能找到不少社会文化史的成分。在后来欧洲历史编纂学的流变历程中，也一直并存着文化史和政治史这两股大的传统，而文化史那一脉还曾在18世纪经由伏尔泰的史学实践大大地风光过一阵。只是随着19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的勃兴，偏重阐释的文化史学才跌入低谷，出现了偏重史实叙述的政治史学叱咤史坛的局面。不过时过不久，到20世纪初叶就发生了“新史学”对所谓实证主义“传统史学”的反叛，政治史趋于衰落，一种包括文化史在内的总体史开始复兴。但在20世纪中期，“新史学”由于片面注重物质层面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不仅完全排斥政治史，而且还出现了忽视文化史的倾向，逐渐走入“见物不见人”的死胡同，结果又引起了一场新的“反叛”，由此既促成了政治史、叙述史的复归，也唤起了对文化史的重新关注。然而，由于这场造反运动是在以年鉴学派为先导的西方史学主流内部发生的，而且很多造反者本身就是年鉴学派的核心成员，他们反对的只是领袖布罗代尔的上述那种“物化”历史的片面倾向，而无意于触动该学派关于历史时间可以划分为长、中、短三个时段以及长时段因素具有最终决定意义这些根本信念，故而他们所倡导的政治史或叙述史以及文化史都有一种特别的味道，也就是都有意识地把不同时段的因素结合起来加以考察，都很注意分析各时段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所以这个时候的政治史和文化史其实都是“新”的：从政治史方面来说，由于掺入了对各种长时段的、而且主要是文化的因素的考量，结果兴起的实际上是一种崭新的“政治文化史学”；而从文化史方面来看，由于和短时段因素相关的“叙述史”兴趣的复兴，以往长期被忽视的人物活动以及与此密切相连的各种社会关系、社会交往活动，也都进入了文化史研究的领域，于是便有了我们现在正在关注的这股“社会文化史学”的新潮流。

由此看来，我们这套译丛的推出不仅有可能增进国内读书界



对西方文化的深层次了解，同时还有可能为我国的欧洲史研究——乃至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甚至包括所有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研究——的发展和深化，提供特别的助力。

当然这还仅仅只是我们的希望。我们深知，要做好这样一个开放性的译丛，绝非易事。首先，要获得足够多和足够好的选题，就绝不是仅靠一两个编者就能做到的。因此，我们诚恳期望所有关心这套丛书的读者朋友都能来参与她的建设，企盼你们积极提供西方出版界相关的好书讯息，并随时提出你们的宝贵批评与建议——让这套丛书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高毅

写于北京八大处



序 言

潘绥铭*

娼妓，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了解娼妓的历史源头与发展过程，那么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现实中的社会问题。邵济源先生翻译的这本法国学者的专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当然，法国学者处于与我们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因此我们还是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他的论述加以适当的补充。

对于娼妓的产生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主要是两个：

第一个视角是“阶级剥削论”。

马克思曾把妓女称为像计件工资劳动者那样出卖肉体的女人。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妓女是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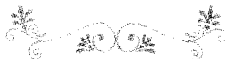
首先，由于资本家阶级强制剥夺农民，使农村女性也被迫投入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其中有一些人就不得不投入性产业。

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使人类的性行为也不得不高度商业化。因此妓女这种性交机会的买卖，也就空前地发展起来。

最后，阶级剥削迫使无产者贫困化，女性只得以卖淫来谋生，结不起婚的男性也只得买淫来解决性饥渴。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之后，卖淫现象才会彻底根除。如果不触动社会生产方式和整个制度，

* 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仅靠立法与行政手段来禁娼，反而会掩盖性产业的本质，为资本主义社会粉饰太平。

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歧视和迫害妓女，认为她们是无产者的一部分。无产阶级解放自己的斗争，也包括解放这些阶级姐妹。这一理论成为后来中国在解放初期禁娼运动的指导原则，并在实践中获得巨大的成功。

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视角是“一夫一妻制补充论”。

恩格斯虽然也明确指出：卖淫是私有制和剥削的必然产物，但是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更加强调了妓女是“一夫一妻制的必然补充”这个论点（“一夫一妻制”这个术语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由中国国家马列著作编译局统一改译为“专偶制”）。

恩格斯对于妓女的道德同情比马克思更加充分。1892年12月22日，恩格斯写信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说：“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作为现存社会制度牺牲品的妓女本身的利益，并尽可能地使她们不致遭受贫困……”

他认为：“决不应该损害她们的人格，也不应该损害她们的尊严”。

他还认为：“在卖淫现象不能完全消灭以前，我认为我们最首要的义务是使妓女摆脱一切特殊法律的束缚。”而且，恩格斯要求：“完全停止对卖淫进行追究并使妓女不受剥削……”^①

这本专著研究的是古代希腊罗马的情况，但是在中国出版，估计有一些人还是有所顾虑的。那么我们还是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待这问题吧。

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

^① 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38卷，550～5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由中国人民大学陈力丹教授收集和整理。



“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①

也就是说，尽管每个人对于娼妓问题的看法肯定是不同的，但是谁也不应该仅仅根据自己的道德观念来反对其他人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况且，直接研究中国当前的娼妓问题的专著已经出版了数本，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再对这样一本历史学专著神经过敏。

尤其重要的是，这本专著研究的是“娼妓与社会”；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重要的切入点。因为娼妓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问题，还具有非常重大的社会学意义，其中蕴含着某些与整个社会相通的、而且可以解释整个社会的东西。

1. 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在娼妓业的里里外外，各个社会阶级一应俱全、壁垒森严、你死我活却又齐心协力，无疑是研究阶层、生产关系和社会冲突的极好范例。

2. 从社会管理的视角来看，娼妓业能够成为经济共同体，能够获利，能够长盛不衰，能够协调方方面面的实际利益、意识形态冲突和个人的不同的理性选择。这，即使是仅仅从经济管理的层面上，也足够我们研究一气了。

3. 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看，如果说“以男权中心的社会”主要地不是以男性的个人行为，而是以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结构来维系的话，那么娼妓业就是最好的例子。凡是旨在揭示社会性别关系的研究，如果没有涉及娼妓业，那可就太不可思议了。

4. 从社会组织的视角来看，娼妓业的老板们能够把诸多妓女维系在一起；能够协调与整合为一个娼妓业共同体；这里面如果没有什么值得深挖的奥妙，那才怪呢。

5. 从社会网络的视角来看，在娼妓业里，老板们的社会网络盘根错节，枝繁叶茂，而妓女们却基本上已经脱离了自己原有

^① 引文见尚实：《马克思关于道德的一个论断》，载《学习时报》，2004-01-05。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5）。张北川教授提供。



的社会网络，在娼妓业的网络里又处于罗缘状态，不得不去开拓自己的新网络，不得不与老板的网络发生“串联”或者“并联”。这样易于剥离的线索、这样鲜明的对比、这样集两个极端于一身的状况、这样的网络交叉与延伸，真真是社会网络理论得以创新的用武之地。

6. 从社区研究的视角来看，在历史上，我们实在找不出比娼妓业更加标准的社区了。娼妓业是自发形成的，不但内部高度同质而且所有的社会活动近乎单一，地理界限鲜明，具有自己独特的整合机制与运行机制，产生了自己的文化及其标志。可是，它又不是社会强制的产物，不是科层制的统一体，不是仅仅聚居，不是昙花一现。所以，任何一种关于社区的理论，如果不是从娼妓业研究中产生出来的，那就必然事倍功半。

7. 从社会设置的视角来看，除了刑事犯罪以外，既缺德又违法的越轨现象并不多，娼妓业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如果要研究“越轨”，要研究那“轨”是怎么设置的，为什么设置的，又是怎么和为什么被“越”的，那么就请来研究娼妓业。

.....

反过来，娼妓业对于社会学也具有极大的意义。

1. 生产关系和财产所有制，究竟是不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和一切社会运行的基础？如果是，那么为什么在实行同一种生产关系的性产业场所里，有的妓女是被迫的，有一些却是自愿的？也就是说，一切关于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的研究，都可以在娼妓业研究中得到检验。广而言之，娼妓业就是社会结构研究的麻雀和小白鼠。

2. “理性选择”理论是“经济学霸权”的重要支柱之一，它把个体的一切行为都解释为趋利避害的活动。我们也确实可以看到：在同一的环境中，妓女们却有着各自不同的生存策略，有些甚至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但是，这种现象究竟是支持了“理性选择”理论还是证伪了它？也就是说，对于个人行为来说，最关



键的问题究竟是主体靠什么作出选择（靠情感冲动或者趋利避害），还是客观上的可选择余地到底有多大（环境允许作出什么样的和多大程度上的选择）？这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主战场，而娼妓业研究则完全可以成为社会学的反击前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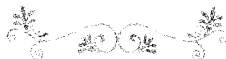
3. 娼妓业对于许多所谓的“女性研究”也是一种挑战。一方面，嫖客与妓女之间，究竟是一种“性别不平等”关系，还是一种一般的经济交换关系？也就是说，妓女究竟首先是“女人”，还是首先是“工人”？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仅仅盯住男人与女人来说事，而是应该把性别之间的权势关系，置于整个娼妓业内外的社会结构之中来解释，才能对整个社会性别问题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4. 在历史上，社会如果想要组织起来，一靠纵向的集权，二靠横向的亲情，三靠无孔不入的利益。在娼妓业里，这三种组织方式都存在，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我们能够发现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运行机制，那么就不仅仅是研究娼妓业的成果，而是组织社会学的大成功；也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学成果，而是真正的本土的原创。

5. 娼妓业里的人际关系都呈现为个人网络的结构；可是老板与妓女之间却是金字塔结构，政府的整体与娼妓业的整体也是金字塔结构。那么，这两种性质的结构，为什么居然能够在同一个时空里协调运行？究竟是社会网络理论过于平面了，还是科层结构理论过于狭窄了？如果我们能够找出它们的结合点或者冲突点，相信这两种理论都会有长足的发展。

6. 娼妓业是最标准的社区。因此，娼妓业研究可以促使我们回溯到问题的本源：究竟什么样的地方才能够叫做“社区”？在历史上，除了传统状态的村落之外，可曾有过社区？能不能制造社区？又为什么要造？

7.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和一个非常博大的文明中（古代希腊罗马），为什么娼妓业能够合情合理地存在？这绝对不



是一句“道德败坏”所能解释的，而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经典社会学课题。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研究：文化是海，法律只是舟，还是相反？社会设置的基础究竟是利益，是风俗，还是民心？

总而言之，仅仅把娼妓看作一个道德问题，或者仅仅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待娼妓，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更不是科学的态度。我们中国学术界之所以需要与欢迎这本译著的出版，恰恰是因为我们对于世界、对于历史、对于人的研究，已经到达了一个崛起点，已经可以看到人文社会科学伟大发展的绚丽曙光。

为此，我们感谢译者与出版社，希望更多的人从中获得学术研究的滋养。

2004年9月1日初稿

2007年1月1日定稿

卷一

译者前言

历史读物不一定都写成“宏大叙事”，描述某一行业的历史更不必阐发许多理论。这是一本历史知识普及读物，介绍和描绘娼妓业在西方起源时期的繁荣景象。

古希腊罗马文明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所以西方学者言必称希腊、罗马。娼妓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追溯娼妓史，自然要从古希腊罗马开始。古希腊与拉丁作家为我们留下大量有关娼妓业的文字。古代作者与现代人的差别，在于前者常常用一种赞赏的口吻描绘这一职业。在古代希腊和希腊化世界，高等妓女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她们常于公开场合出现在政治家和统帅身边，对他们施加影响。正是出于名妓泰伊丝的建议，亚历山大大帝才下令烧毁波斯人的首都。妓女是哲学家的伴侣，也启发艺术家的灵感。伊壁鸠鲁曾在他的花园里至少给六名妓女讲课。苏格拉底为了去观赏一位名妓的风姿，会突然中止他的演说。亚里士多德与一个名妓生了孩子，为教育这个孩子，他特地写了《尼各马可伦理学》。

雕像在古希腊的社会功能相当于中国的牌坊。不只一个名妓为流芳百世，自己出钱在最繁华的地点竖立自己的雕像。伯拉克西特勒是古希腊最伟大的雕塑家之一，他为名妓芙瑞娜制作的青铜包金雕像，就竖立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门前。“婊子立牌坊”在我们中国绝无可能，在古希腊竟成事实，足见两种文明在源头上的差异。同是这位芙瑞娜，公元前335年，她甚至出资重建被亚历山大大帝毁坏的底比斯城的城墙，要求在城墙上刻上“此城

